第1章

彼得·潘来了

Bi De Pan Lai Le



孩子们都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长大的。温迪也知道这个道理，而且她两岁时就明白了这一点。“两岁”对一个人而言，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点。

温迪是从一件很偶然也很简单的事上认识到这一点的：那天，她和妈妈——达林太太在家中的花园里玩，她随手摘下一朵小花送给妈妈，她的这一举动一定十分讨人喜欢，达林太太亲昵地抚摩着她的额头，又惊又喜地说：“我亲爱的小宝贝，你要永远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啊！”达林太太的话深深印在温迪的脑中，使她坚信自己会长大的，小孩子都会长大，但她却不知道会有一个例外存在

温迪住在的那幢房子是十四号。她的妈妈达林太太是一位满脑子奇怪念头和浪漫思想的女士。她的奇怪念头都具有神秘色彩，吸引人去挖掘、去探索，就像走入迷宫一样好玩。而且达林太太那张能把话说得像蜜一样甜的小嘴使她变得很浪漫，很惹人喜欢，尤其是当那个甜甜的微笑飞上她嘴角时，就更加诱人了

这样一位既浪漫又可爱的太太在结婚前就吸引很多男孩子，当然，那时她还是一个女孩男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向她求婚，但却只有达林先生赢得了她的芳心。达林先生靠一辆租来的车抢在其他男孩子前到达她家，他的别具匠心使她倾心，很自然地成为了他的太太。

达林先生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比如他在股票方面就格外有天赋，在别人眼中深奥难懂更难预测的股市行情,到了他口 中就像是在谈家庭琐事一样轻松容易。这也常常成为达林先生向温迪炫耀、夸口 的资本。他常常说他得到的不仅是达林太太的爱，还有她的尊重。

然而，也有达林先生得不到的东西，他依旧不能在达林太太的迷宫中找到出路。为此，温迪也觉得没有谁

能完成这件艰巨的任务，也许只有拿破仑才能试一下。

达林夫妇的婚礼举行得简单而温馨，达林太太的那件白色婚纱，将她衬托得像个美丽的天使。婚后，达林太太将整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精心而仔细地记录了一个小账目，账上列出的是家中日常生活的开支，而且她乐此不疲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再有乐趣的事情也会变黯淡。达林太太已经没有起初那种玩游戏般的愉悦感了，她对另一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娃娃图像。严肃而单调的账本被一张张娃娃图像丰富起来，就像达林太太的想像一样丰富多彩。

很快，达林太太的愿望得以实现。第一个宝宝——温迪出世了，然后是第二个宝宝——约翰，接着是迈克尔。

温迪的出世给达林夫妇带来一些忧虑。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而是达林先生又必须考虑到家中的经济状况。现实让他们必须为新添的小家伙费一些心思。达林先生拿着纸和笔认真地计算着这笔开支，而达林太太每当看到这些时就很难过，她不愿让这个小生命成为他们的包袱，她有足够的信心让孩子健康、幸福地成长。

“亲爱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计算一下。”毕竟达林先生是理智的，他耐心地对妻子说，“我手头有 1 英镑 17 先令……嗯……办公室里还有 2 先令 6 便士。现在开始就为我们的小温迪省钱，今后的下午茶就免了，这样能省出 10 个先令。对了，我在银行中存有 5 英镑。现在来看看你的积蓄——18 先令 3 便士，对吧？这样……算

一下……我们一共有 8 英镑 7 先令 9 便士……好好，好好，亲爱的，请你哄哄你怀里的小宝宝……她要是再吵我就没有办法准确计算了……另外，前些日子你不是还借给亲戚 1 英镑吗？……嗯……还是不要考虑在内，他什么时候能还还不一定呢！……你看，我们的全部家产就只有这些——8 英镑 7 先令 9 便士，能过得了一年吗？”

“当然 当然！”达林太太自信地说，她对这个家、对可爱的温迪都充满了无限的爱。可达林先生的爱也不比她少，只是他有些自负。

“如果得了百日咳呢？”达林先生用怀疑的口吻问，“这至少需要我们 15 个先令。就算不得这个病，那腮腺炎——得需要 1 英镑，至少也得 30 个先令，然后……嗯，德国麻疹得半个基尼，还有可怕的麻疹……让我来算一下……总共 2 英镑 15 先令 6 便士……”他认真地计算着，不让太太插一句嘴。

幸运的是一切都还顺利，小温迪的麻疹很快治愈，并没花多少钱。而且腮腺炎只用去 12 先令 6 个便士。这一切给她的父母解除了很多困难。

不幸的是随后出生的约翰和迈克尔也遇到同样的疾病，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家人仍过得快快活活。每天，在家庭保姆的护送下，姐弟们高高兴兴地到富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去。

雇佣一个保姆对这个家庭而言是个侈奢的要求。达林太太并不认为缺少保姆会使生活变得怎样不便，只是爱面子的达林先生看到左邻右舍都有保姆，如果自己家没有，就会感觉比别人矮一截。既要考虑经济状况，又要照顾面子的问题，所以达林家的保姆只好由一条又大又

壮的纽芬兰大狗担任。这只母狗曾经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好心的达林夫妇出于同情收留了她，后来发现她和家人处得很和睦，于是让她担任了保姆，并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娜娜。

娜娜对工作恪尽职守是远近闻名的，其他人家的保姆常因为自己逊色于娜娜而遭受主人的斥责，于是保姆们对娜娜都很反感、很排斥。

娜娜有一种天生的、神奇的本领，她可以很轻松而准确地辨别出孩子们的病情是否严重，而且总能及时地采取措施，或是预防，或是治疗。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孩子们得以健康成长。

娜娜和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负责照看他们的日常生活晚上睡觉前安排他们洗澡，哄他们上床睡觉，若是有谁在夜里做了恶梦或是有哭声，她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早晨她负责叫这些小家伙起床，并护送他们上学。孩子们在她的督促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富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前进。若是有谁敢乱跑、捣蛋，娜娜就怒吼几声，或是干脆用嘴咬着捣蛋鬼的衣襟，使他归队。而且娜娜的记性格外好，下雨天总不忘带上雨伞，约翰参加足球赛时她也不会忘记为他准备干净、漂亮的球衣。

傍晚幼儿园放学时，保姆们都会在幼儿园的地下大厅里排坐成一排，而那排长凳上却没有娜娜的位子，因为她只能趴在地上为此，娜娜常常遭到那些保姆的白眼，但她对这种不屑一顾的表情并不介意。而且，娜娜也看不上那些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长嘴婆。

娜娜把孩子们的房间打理得井然有序，而她不希望有谁来弄乱这一切，令她生气的是达林太太的朋友总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破坏她的工作成果。但家中若是有客人来，娜娜总是把孩子们打扮得很整齐、体面——给约翰整理好衣服，为温迪梳理头发，再把迈克尔的小脏脸洗干净。

达林夫妇对娜娜的尽职工作十分满意。只是爱面子的达林先生仍心存顾虑，他总担心别人对他家这位特殊的保姆议论纷纷，进而会影响到他的名誉、地位。因此，他总对娜娜有一点偏见，但在工作方面又挑不出娜娜的毛病来，最后，他确定娜娜对他不够尊重。“你不要疑神疑鬼的，我敢向你担保，娜娜对这个家十分忠心，并且对你也非常尊重”达林太太常常这样劝他。

达林夫妇有时在家中举办舞会，左邻右舍都是被邀请的对象莉莎——家中惟一的女仆，也在被邀请之列。每到这时她就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长裙，她矮小的身体使长裙拖在地上。达林太太甚至怀疑她在应聘时虚报了年龄

但无论如何，这一家子是快乐单纯的。小家伙们不停地又蹦又跳，舞步轻松而愉快。每到这时，女主人达林太太就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她旋转着身体，使脚尖一会儿落在这儿，一会儿又落到那儿，像一只花丛中飞舞的花蝴蝶。这种幸福和快乐一直持续到彼得·潘出现为止。

达林太太是在整理孩子们的心思时听说这个名字的。每一位细心的好妈妈对达林太太的这种做法都不陌生。这似乎是她们的一种习惯——每当孩子睡熟后，她们就悄悄地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忙来忙去，不仅把他们弄乱的东西整理好，把第二天要用的衣物、用品都准备齐全，而且还要给孩子们整理一下当天的思绪

妈妈的这种做法很有趣，孩子若是不睡觉就会看到

这些。当然，你要是不睡觉妈妈就不会做这些，所以你可以装睡试一下到那时，你就会发现妈妈就坐在你的小床边，睁大了眼睛在仔细洞察你的内心，为里面的东西时而赞叹、时而感慨、时而生气。

妈妈会对那些美好而可爱的东西很满意，这时你就能见到她嘴角上的那个微笑。若是遇上让人讨厌的坏东西，她就会迅速地把它们扔掉或是藏到不被人看到的地方去。当你一觉醒来时，心里面都是一些干净美好的念头。这样，那些淘气、捣蛋的坏主意就不会左右你，你就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小孩了。

医生给人看病时有时会画出一些图像来帮助研究病情。同样，人的心思也能被画成图像。这些图像生动而有趣,有的规规矩矩(但这毕竟是少数),有的乱七八糟。上面有七折八拐的曲线，有时还绕着圈，打着结，可能这些曲线的尽头就是神奇的乌有岛。

乌有岛是由许许多多珊瑚礁组成的，每一块珊瑚礁都有不同的颜色，整个岛屿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七彩炫目的光芒。岛上有许多岩洞，里面又阴冷又荒凉，地下河从洞中穿过。一群原始的野人住在那里，还有一个矮个子的土地神，一个英俊的王子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长着鹰钩鼻子，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的老太婆。

画着乌有岛的这张图只是众多图中的一张，还有更稀奇、有趣的。例如：爸爸的摇椅、第一次勇敢拔牙而受到奖励、许多形容词、教堂礼拜、妈妈的针线包、数学题、果冻布丁、谋杀案、监狱长……

总之，孩子们的脑中都装有自己的快活事，那些东西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而且每个孩子的都不一样。人

们给这个快活的乐园起了个名字—— 乌有岛。比如，温迪的乌有岛有个树林，迈克尔的上面有一群红鹤在飞翔，而约翰的乌有岛上也有一只漂亮的红鹤，它正停在一块礁石上睡大觉呢。

温迪的房子是用树叶做成的，树叶被密密地缝成四堵墙，一个屋顶、一扇小窗和门，她还收留了一只流浪的小宝贝狼；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式的皮屋子里，他的朋友很多；约翰的家是一只倒扣在沙滩上的船。每一个乌有岛都或多或少有些相似之处，像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一样亲密。

这个地方充满了神奇的魔力，碧蓝色的海岸围绕着小岛。孩子们在岛上嬉戏玩耍，按照他们的方式唱歌跳舞。看到这些，总能唤起大人们隐约的一丝回忆，他们似乎曾经也来过这里，他们现在也密切地关注着这里，但只是隔海相望而已。

所有的乌有岛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各种奇妙的游玩好去处都相隔得不远。这样的布局最适合孩子们的口味，他们在那里玩模拟家庭的游戏，比如摆上小桌子和小椅子。所以，在所有让他们觉得高兴的地方，乌有岛是排在首位的，他们在那里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达林太太通过在孩子的思绪里漫游来进一步了解他们，她细心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样东西，有些让她觉得新鲜有趣，有些让她觉得迷惑不解。

最近让她牵肠挂肚的是总遇到“彼得”这个名字，她从未听孩子们提起他，自己也不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是谁。可她倒真真切切地感到他的存在，而且他在孩子们的心中，无论是温迪、迈克尔，还是约翰都占有很重要的

位置。

她向孩子们询问过此事：“这个人似乎骄气十足。”达林太太简单地评价着，温迪对此也深信不疑。

“你认识这个彼得吗？”她问温迪。

“是的。而且，妈妈你也应该认识他啊！他是彼得·潘。”

温迪的回答使达林太太更加迷惑，甚至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怀疑起来。她拼命地回忆，终于在童年的那段回忆里发现这个名字的痕迹。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和仙人住在一起，他是个善良的小家伙。他会引导迷路的小孩回家，还会陪伴孤独的小孩做游戏。那时，达林太太对这些传说深信不疑，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已经是个有知识的大人了，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谣传的故事呢？她把这些和温迪说后，她俩认真地讨论起这件怪事。

“我想我们说的不应该是同一个彼得，如果是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和我一样的大人了！”达林太太严肃地说

“我认为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只是他并没有长大。”温迪自信地说，然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是和我一样大小”

讨论以没有结果而告终，达林太太对自己模糊的记忆说不准，温迪也说不清彼得到底是谁，究竟从哪儿来。后来，达林太太又把这件奇怪的事告诉达林先生，达林先生却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又是谁在胡说八道？不用说，一定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娜娜狗的想法就是和人不一样，我们的孩子那样聪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亲爱的，请不要为他们担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几天，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达林太太被那个神秘而淘气的‘彼得’吓坏了。

奇怪的事情在孩子眼中就会变得平淡无奇，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冒险，这种事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天，温迪不经意间和妈妈说起，他们在一星期前的一天早晨，和已经去世的祖父在森林里散步，遇到许多小动物，她还采了一些小花草。温迪的话让达林太太想起几天前在孩子们的房间地板上发现的几片树叶，她非常确定在这之前的晚上树叶还不存在。

温迪认为妈妈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她若无其事地说“这一定是彼得弄的，我很确信！”

“怎么会这样，温迪？”达林太太焦虑地问。

“你应该也知道彼得很顽皮的，不小心弄脏地板也不清理干净。”温迪天真地说。

“天啊，彼得居然来我们的房间了？”达林太太惊叫起来

温迪看着妈妈惊讶的模样，觉得很纳闷，她不理解妈妈对彼得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但她确信彼得来过，还坐在她的小床边给她吹笛子听，她隐约还记得那悠扬的笛声。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过，因为她一直都在熟睡中。至于她为什么知道这些她自己也不清楚。

“他进来了？你给他开的门？哦，对了，他敲门了吗？我怎么没听到！”达林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她不禁问了一大串的问题。

“没有，没有敲门，总之我是没听到。我想是从窗户进来的。”温迪嘟着小嘴说

“那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爬到三楼的窗户上来，难道他会飞？”

“但树叶是在窗户下面，为什么不在门口？”

达林太太轻轻叹了口气，温迪说得都对，从逻辑上推理也有道理。但这一切都太离奇了，几乎有些荒唐。达林太太一时也找不出反驳温迪的理由，只好当做是她做了一个有趣的梦。

“亲爱的，今后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一定要立刻告诉妈妈！”她装作有些生气的样子，严厉地说。

“好吧”温迪不情愿地答应着，然后又委屈地嘟囔着：“我只是给忘掉了，干嘛这样生气？”

达林太太吩咐娜娜把温迪带去吃早饭，她一个人留在育儿室她翻来覆去地把地上的树叶研究一下：从形状上看，不像是本土的树上的叶子，叶子虽然早已干枯发黄，但脉络依然清晰，达林太太不满足于这一点点的收获，她仔细搜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连墙角的烟囱都不放过，可是连个陌生脚印都没发现。最后，她把搜索的目标落在窗户外面，屋子外的墙壁上连根排水的管子都没有她还目测了一下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 30 英尺。这下子，达林太太更加确定温迪是在做梦。

达林太太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就在第二天晚上，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那天晚上，孩子们跟平常一样，洗完澡后就乖乖地爬上床并且，在达林太太的催眠曲下，很快就睡熟了娜娜趴在温迪床边的地上，没多久也打起鼾来。达林太太看到眼前这安静、祥和的一幕，她由衷地感到幸福。所有的担心与忧虑都已烟消云散，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时间尚早，达林太太坐在暖暖的火炉旁为小迈克尔缝衣服。这件衣服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每一针、每一线都融入了达林太太对孩子无限的关爱。身边的火炉散发出阵阵的热浪，再加上房间里的灯光昏暗，达林太太感觉困意袭来，不知不觉中，针线活儿从手中脱落——她睡着了。



这是一幅温馨的画面：慈祥、善良的母亲，三个乖巧、可爱的小家伙，还有一个负责的小保姆……一个多么甜蜜的家庭啊！

达林太太很快就进入梦乡，在梦中她来到了神奇的

乌有岛。在那儿，有一个古怪的小男孩，达林太太确信没见过他，但一见到他却没有任何陌生感。也许在记忆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有过他的影子，但记不起来了，一点也记不起来。这个男孩在乌有岛上空不停地飞，然后他把岛上笼罩着的一层像雾一样的东西扯开一个口子，从那个口子向外望去，达林太太看到她的三个孩子正在岛上尽情地玩耍。

忽然，“砰”的一声把达林太太从梦中惊醒，她连忙睁开眼一看：育儿室的窗子已经敞开，一道刺眼的光从外面射进来，照得整个房间通亮达林太太被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这时一个男孩子从窗外跳进来，看那动作，几乎是飞着进来的。

“啊——”达林太太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她的脑海中马上闪过“彼得·潘”这个名字，她坚信这个男孩就是乌有岛上的那个彼得，但为什么知道这些她也不清楚。他的个子不高，和小约翰的年龄相仿，身穿一件用树叶缝成的衣服。男孩大大方方地看着达林太太，咧着嘴呵呵地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的小乳牙。

达林太太的那声尖叫，像是报警器一样惊动了娜娜。娜娜忽然被惊醒，她环视一下房间，当见到这张陌生的面孔时，她那双原本睡意蒙胧的眼睛立刻放射出警惕的光芒。娜娜奋不顾身地向那个男孩扑去，可是扑了个空那个男孩迅速一转身向窗外跳去。达林太太惊叫着向楼下跑去，男孩子的那一跳着实让她紧张、害怕，她想男孩这一下一定摔得很严重。

街道上漆黑、寂静，一道像是流星一样的光芒一闪而过，达林太太借着光亮仔细看一下街道上，什么东西

都没有，男孩像蒸发掉了一样，似乎从未在这里出现过。

达林太太愣了一会儿，她很快想起楼上孩子们的安危，她迅速返回育儿室，只见忠心耿耿的娜娜紧紧地靠着床边坐着，嘴里还叼着个东西。达林太太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神秘男孩的影子。

“这个影子从何而来呢？”达林太太迷惑地看着娜娜。原来娜娜见那男孩迅速逃跑，来不及捉住他，于是就把窗户迅速地关上了。没想到那个男孩的动作慢了一点，他的影子被紧闭的窗户夹住。就这样，男孩跑掉了，可是影子被落了下来。

达林太太把这个东西用手掂了掂，然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可是她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影子很普通，她实在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就如何处理影子的问题，达林太太和娜娜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她们各有各的主张。娜娜觉得男孩一定会回来取影子，所以干脆还给他算了，以免他今后再来纠缠孩子们，所以娜娜坚持要把影子挂到窗外去。

达林太太不同意娜娜的建议。她的好奇心不准许娜娜随随便便就把影子还给男孩；另外，把这样一个东西挂到窗外去，会招来邻里街坊的议论，但她一时间也想不出更好的处理方法，她打算去和达林先生商量一下再说

此时，达林先生正忙着计算这个冬天要给孩子们买棉衣的花费。他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头上裹着一条湿毛巾。此时，清醒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倘若达林太太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一定会暴跳起来的，而且无论达林

太太说些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会凭着主观印象下个草率的结论——一定是娜娜惹的麻烦。

达林太太是这样觉得的，所以她先把影子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打算以后有机会再让达林先生知道这件事和这个东西的存在

第②章

爸爸的恶作剧

Ba Ba De E Zuo Ju



这个让人期待的机会终于在一星期后来到了。那是一个星期五，一个让这一家子都难以忘记的星期五娜娜像往常一样忠诚地守候在女主人身旁。

“我应该小心的，都是我的疏忽……否则……”达林太太内疚而懊悔地说。

“不，不要这样”达林先生拍拍达林太太的肩，语气沉重地说，“不都是你的错。应该承担责任的是我，是我——乔治·达林，只要是星期五，我就要小心才对。”

从这以后，他们的生活都笼罩在阴影里。每个夜晚他们都伤感而懊悔地反反复复地回忆那个带来不幸的星期五，细数每一个细节，琢磨每一个情节……

“那天我要是拒绝了二十七号宅女主人的聚会邀请就好了。”达林太太说。

“那天我要是不在娜娜的牛奶里放药就好了。”达林先生说。

这时，娜娜可怜巴巴的眼神也似乎在说：“那天我要是装作对那些药水感兴趣就好了。”

他们一个个哭诉起来：

“亲爱的乔治，都怪我禁不住聚会的诱惑，呜……”

“不是你的过错，是我自以为是的幽默，本想捉弄娜娜，哎……”

看到主人这样，娜娜也很难过：“或许他们不应该让狗来做保姆，更何况是一只斤斤计较的狗。”

伤心的眼泪不停地从达林太太脸上滑落。达林先生气得大骂起来：“恶魔！那个恶魔！”对于达林先生的咒骂，达林太太并不反对，但也不赞同，似乎是她嘴角上的东西不让她那样做。

令他们焦虑不安、反复回忆又苦恼的那个晚上（就是星期五的那个晚上），起初很平静、正常和以往的每个夜晚都一样。照惯例，娜娜准时为孩子们准备好洗澡水，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